

新时代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创作观察

文_张宗伟 高美 / 责编_闫伟

【内容摘要】进入新时代,乡村题材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焦点之一,《美丽乡村》《记住乡愁》《中国村落》等一系列纪录片摒弃废墟书写和底层叙事,转向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影像礼赞。创作者呼应新时代吁求,以诗意的影像为新时代乡村景观存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以浓郁的乡愁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充分发挥了中国乡村纪录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深沉的文化感染力。

【关键词】乡村纪录片; 乡土; 乡亲; 乡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新征程,“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乡村题材成为纪录片创作的焦点之一,创作者呼应新时代吁求,以诗意的影像为新时代乡村景观存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以浓郁的乡愁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充分发挥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纪录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深沉的文化感染力。

一、乡土: 新时代的乡村景观

中国的乡村,保留着乡土中国厚重的文化传统和绵远的历史记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承载着中国人最核心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丽乡村》《记住乡愁》《中国村落》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基于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机缘,以中华传统村落、古镇、乡村为拍摄主体,

反映新时代的精神诉求,试图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寻找民族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基因,这些极富审美冲击力和文化感染力的乡村纪录片,成为新时代我国文艺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美丽乡村》立足中国广袤的大地,镜头触及大江南北,从白雪皑皑的极北之地到四季如春的云南村落,从连绵不绝的山峦到碧波之上的南海渔村……从南到北,从西而东;倚海而生、靠山而居,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他们和生态自然的不同故事,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记住乡愁》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组织拍摄,自2015年1月1日第一季开播以来,至今已完成五季共300集的拍摄。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120个传统村落、120个历史古镇、60个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古镇、村落里的一个个历史故事、一个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一个个家庭的现实生活,讲述中国乡土故事,溯源中华大地的千古文脉,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索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村落》由《如画》《建构》《家传》《望乡》《忙闲》《田园》《再造》七集组成,以纪实手法展现独具特色的乡土之物、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有效串联起散落的文化基因片段,传递出深埋在乡土间的脉脉温情,拼接成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记忆”。这些纪录片承载着历史记忆,见证着时代变迁,它们解构了东方主义视角下对“中国

“乡村”的刻板印象,片中呈现出的中国乡村不再是漫天黄沙覆盖下的低矮房屋,不再是泥泞道路上的寸步难行,也不再是翻越大山的艰难跋涉,年轻的纪录片创作团队摒弃传统纪录片创作偏爱的长镜头、固定机位、隐藏摄影机等拍摄手法,取而代之以大全景、大远景及空镜头俯瞰自然全貌,通过延时摄影技术、隐喻性画面和优美画外解说的配合,描绘出一幅幅诗意盎然的当代中国乡村图景。

《中国村落》开场,导演用大全景、远景勾勒出中华大地上独有的乡村图景:广袤的梯田、连绵起伏的青山、白云悠悠的蓝天、错落有致的村落……《建构》一集中,安徽黟县宏村以农耕文明时代对“牛”的敬畏为构思,建构起整个村落,既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成为世世代代的村民们敬畏天地、感恩自然的精神寄托。导演先以全景展现宏村整体风貌,继而以一组空镜头串联起整个段落:远景是层峦叠嶂的山峦,前景是波光粼粼的湖水,中景则是画面构图的主体部分,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江南温婉的景色跃然于银幕之上;《记住乡愁》中的《松口镇——客家古镇桑梓情深》一集,开场以高空俯拍的大全景空镜头展现粤赣交界的大庾岭地区,空镜头中依次出现逶迤蜿蜒的河流、连绵起伏的高山、伫立于河流两岸的幢幢高楼。这种经典电影惯用的镜头建置法则,即以空镜头开场由远及近地介绍空间环境的手法,被创作者借鉴运用到乡村纪录片中,通过电影化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中国乡村的自然之美。

延时摄影技术的运用,可以将景物缓慢变化压缩到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为观众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自然景象。四季更迭、斗转星移、日落月升,这些短时间内不易察觉的自然变化,通过使用延时摄影被人为“压缩”在一个镜头中。《中国村落》每一集开场对自然环境的介绍,都采用延时摄影技术,既省略了叙述时间,也能直观地展现景物在自然环境中的微妙变化。《中国村落·忙闲》一集,白雪覆盖的新疆禾木村还在沉睡,配合画外音“当太阳升起,这里的人们要用他们的热情融

化这片冰雪”,荧屏上白雪皑皑的雪山洒落一层金色的阳光,阳光所到之处范围逐渐扩大,静态的雪山被动态的阳光覆盖,直至铺满整个银幕。《美丽乡村》系列纪录片中的《海之角》一集,介绍海南省蜈支洲岛的疍家人晾晒海盐,导演用全景展现海盐晾晒场地全貌,置身其中的渔民劳作场景变得清晰可见,晾晒海盐需要两天时间,导演采用延时摄影技术,透过光影变化、日升日落的昼夜更替,完成了制作周期的完整过渡。

将农业劳作与生态旅游结合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风貌、新景象,纪录片导演们捕捉到这一现实,以对新型农业社会的开阔审视以及从容饱满的影像叙事能力,建构起中国当代乡村农业生产的新景观。《中国村落·田园》中,辽宁沈阳锡伯龙地创意产业园以万亩稻田为画布,绘制巨幅稻田画;浙江省诸暨市米果果小镇,以现代农业的无土栽培技术种植蔬菜水果;江苏金湖莲花荡农场,三十年间从农场到鱼塘、海塘的变换更替,村民们逐水而居,随机应变、随行就市;《中国村落·如画》一集,白雪皑皑的新疆禾木村、田野青青的贵州苗寨、油菜花田盛开的安徽婺源……;《美丽乡村·水之乡》一集,南浔古镇中学的花匠在每年初夏用心养蚕;江苏阳澄湖村民们带着期待捕捞大闸蟹;广东岭南地区上西村发达的渔业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创作者大量使用具有空间符码指征的空镜头,呈现富饶美丽的乡村风貌。无论是梯田还是平原,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绵延山峦,这些地理空间作为叙述主体的个人的生活所在、劳作场景,其重复性出现和地点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物精神存在状态的视觉图景。处于变迁中的农村在镜头下已然成为“生产生活有保障的生活乐园,道德之美的心灵家园、生态之美的休憩田园、民族记忆的历史故园”。

以《美丽乡村》《记住乡愁》《中国村落》为代表的乡村题材纪录片,通过差异化的自然、人文景观构建各自的意象系统,营造出既充满古老中国的民风民情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内涵的影像空间。它们既有对乡村历史文化的诗意追溯,又有对现实生活的哲理

思考,更有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阐释。创作者用全新的拍摄技巧、细腻的镜头语言和优美的解说,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展现美丽乡村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对新时代中国乡村景观进行了全景式影像书写。

二、乡亲:植根现实的中国故事

“让中国的纪录片善于‘讲故事’,这不仅仅是一种拍摄手法,更是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纪录片是影像与社会的一种“清醒对话”,它不仅是创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更担负着文化传承、价值建构的重任。新时代以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弱化了传统纪录片的说教色彩,拍摄时也不刻意隐藏摄影机去记录一个线性结构的故事,取而代之以全知的叙述视角和版块式的叙事结构,深入中国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去展现他们的美好现实,去追寻他们的乡土记忆,去探求他们浓郁的家国情怀,以此讲述新时代“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与传统乡村题材纪录片采用的“在静默观察中发现故事”的叙事方式不同,新时代乡村题材纪录片多采用“主题先行”的叙事模式,以《中国村落》《美丽乡村》《记住乡愁》为代表的一系列纪录片,旨在深入百姓日常生活,探寻乡土记忆,展现中国传统意蕴之美、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郁的家国情怀,因此,在叙事结构上较多采用板块式叙事结构,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契合了新时代美丽乡村的统一主题,又保证了各个局部的相对独立和细节的丰满,使得整体叙事结构清晰,逻辑严密。

叙述视角是纪录片叙事表达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叙述角度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纪录片叙事十分流行全知视角和介入视角,普遍采用“画面+解说词+音乐”的创作模式,20世纪末,中国纪录片界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口述历史”等口号,多采用主人公视角和限制视角,比较排斥全知视

角和解说词的使用,如今中国主流的纪录片叙事开始向80年代的传统复归,即在新的技术和文化语境下发挥全知视角和解说词的叙事功能。比如《中国村落·家传》开场,“今天,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这一建筑:牌坊。这是古代社会用以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立牌坊,是流芳百世之举,其中要义,忠孝节义,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画外音配合仰拍、全景镜头下的牌坊,将观众带入所讲述的具体情境及背后的故事,也点出了这一文化符号所承载的丰厚文化底蕴。《中国村落·望乡》在表现藏民晒盐时,创作者以全知视角向观众缓缓讲述“每年春天,在澜沧江的大峡谷里,经常有这些行色匆匆的女人,一大早从家里出发,一天无数趟来回穿梭,她们是要把盐井里的卤水,一桶一桶地,背到盐田里晒成盐”,解说词十分精练地概述当地民俗,同时配合精美的画面,使得整体叙事十分简洁流畅。

好的解说词不仅能精练叙事,更能起到强化情感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美丽乡村》还是《记住乡愁》《中国村落》,都运用娓娓道来的画外音配合影像来强化作品的情感传达。解说词不仅仅发挥解释说明的作用,还起到了重构乡村景观的视听表意功能。《美丽乡村》系列纪录片结尾,都会用饱含深情的画外音概括每一集的主题,如《关之北》一集聚焦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黑土地,用镜头记录下北大仓人的辛勤劳作,结尾的画外音:“昔日的北大荒如今已经变成了北大仓,而永远不变的是黑土地上承载着的一代代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对未来的希望。”从昔日的荒蛮之地到如今的肥沃良田,是这片黑土地给予人们开荒拓土、勤恳耕种的丰饶馈赠;《人之初》一集“城市化在浩浩荡荡地进行,古朴美丽的乡村风景逐渐融入城市的边缘;经年累月流传的传统,慢慢淡入祖辈的传说,这也许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经历”,以画外音的方式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矛盾的思考。

新时代以来乡村题材纪录片所表现的主人公,不再是贫瘠土地上风霜劳作的一个个空洞的生命个体,

而是蕴含着古老中国生存智慧、有着丰富生命体验的新村民的形象。比如《美丽乡村·山之谷》一集中展现的几个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形象:第一个是江西省龙虎山的李老三,他世代以采药为生,在悬崖峭壁上采集到价值千金的中药野生铁皮石斛,把石斛幼苗培育到一定程度,再重新种植回几乎垂直的峭壁上;第二个是浙江省白茶谷的潘春花,在机器化生产时代依然坚持手工生产春茶;第三个是海南省翰香村石雕艺人吴川富,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件作品。这几个村民依山而居,一方面表现他们靠山吃山的传统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他们作为新时代农民新的生存技能,片子既没有过分美化他们的山居生活,也没有盲目拔高他们的勤劳智慧,因而鲜活生动,显得真实可信。

《记住乡愁》每一集所讲述的故事和人物都有从古到今的精神传承,乡亲们以群像的方式出场,共同演绎植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故事。《松口镇——客家古镇桑梓情深》,从1918年在外打工的杨露义以“侨批”的方式赡养兄长遗孀遗孤长达28年,到梁密庵耗尽家财资助孙中山的同盟会、抗战时期李霭弃医从军以身殉国、新中国成立后于连庆自主办学、新时代青年企业家廖建明带领全村致富;《济南泉城老街——清泉垂柳君子之风》,从北宋为民谋利修建水闸的曾巩,到元代任职山东参政使济南城两次免遭战火之灾的铁铉,抗战时期克服种种困难保留下蒲松龄著作的路大荒、芙蓉街上百年旗袍店第五代传人于仁谦,照顾独居瘫痪老人将近四十年的普通济南人房泽秋……片子挖掘出每一个古村古镇独特而淳朴的乡风民俗,讲述从古到今生长于斯的代表性生命个体的经历,将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反映出当代中国百姓的集体精神面貌。

新时代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摒弃了传统乡村纪录片的苦难叙事和底层叙事,也少有“跟拍跟拍再跟拍”和访谈为主的“口述历史”,转而以全知视角介绍乡风民俗,以板块式叙事呈现传统村落在当代的生存状态,以点面结合的群像刻画来展现新时代村民的

整体精神风貌,板块式、全知视角和群像呈现,以及季播式和尽量短小的单集时长等,符合了媒体融合时代纪录片创作和传播的规律,因而获得了以年轻网生代观众为主体的受众欢迎。

三、乡愁: 最深沉的文化力量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乡愁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符号,它集结起我们文化的根脉,奠定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底色。“在变化多样的人类居住历史中,人们获得了对乡村与城市的强烈感受。乡村代表了自然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宁静安详、天真无邪、纯朴和美德;城市则是更发达的所在地:意味着学习的机会、便利的交通和声光化电。然而,相反的意义也被赋予它们。城市代表着喧嚣、俗气和野心;乡村则代表着落后、无知和狭隘。”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与古老中国版图中的乡村是塑造中国形象的特定空间,这两种空间在部分中国电影导演的镜头下是二元对立的,比如早期中国电影的“(左翼电影中)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都市意味着诱惑、欲望、感官刺激直至罪恶,乡村则代表着纯洁、自然、善良与心灵的自足,对乡村的赞美往往意味着对都市文明的质疑甚至否定”。当代中国纪录片中的乡村景观,一方面是对中国早期电影中作为浮华都市抽象对立面的延续,乡村不可避免地成为都市人对照新的城市经验而建构出来的想象物;另一方面,乡村特有的绿水青山、乡土风情编织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承载了千百年的文化记忆,阐发了全球化时代漂泊他乡的游子对故土、故乡、故国的精神寄托。

乡愁是乡村的文化记忆,是游子离开故土后思念家乡的深挚情感,新时代乡村题材纪录片,借历史长河中不变的物象符号,传递去国怀乡的游子最深沉的怀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指出:“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

岁月沧桑,那些以血缘关系汇聚而成的古镇,才是游子心中永远的牵挂。《记住乡愁》中,广东省松口镇元魁塔在片中成为家乡的符号,它伫立在碧水悠悠的梅江之上,千百年来目送游子远去、迎接游子归来。默默无言又饱含深情的元魁塔,成为客家游子心中一抹浓重的乡愁;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老街的村民们依泉而居,伴泉而生,生生不息的喷涌和清冽甘甜的味道,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愁;陕西省西安市数百年间始终传承着文脉的三学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不仅是一代代怀揣着家国情怀学子们的精神指引,也成为老街厚重的文化灵魂和中国文人精神境界的无上追求,寄托着中国人千年难忘的乡愁。通过对具体物象符号的叙述,乡愁化为某种具体的意象出现在纪录片中,完成创作者从当下回望过去、从现代回归故土的创作初心。

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乡愁文化,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化记忆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愁既是离乡者对乡村最初、最美好的记忆,也是对于农耕社会文明形态的留恋,其实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以《中国村落》《美丽乡村》《记住乡愁》为代表的新时代乡村题材纪录片,通过对历史的回望、对民俗奇观的展现、对传统习俗的再现,在片中缓缓铺开一幅幅文化中国的瑰丽画卷,在重述乡村生态景观的同时,也抒发着对过去和故土的深厚情感。

在对历史的回眸中,家和故乡的建筑成为安放乡愁的永远空间。《中国村落·家传》中,无论是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还是浙江湖州嘉业堂的刘镛、浙江金华郑义门的郑家人,都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商人诚信经商、学者诗书继世、孝子廉俭孝义的理想图景,历经岁月变迁留存下的建筑,向观众诉说着古老村落的坚守,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丰碑,承载着悠悠乡愁和无尽情感。《美丽乡村·土之丘》聚焦于孕育了中国最古老农业文明的黄土高原,在安塞腰鼓的舞动中,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在蜿蜒流转的黄河两岸,刻画出中国最

纯朴最敦厚的农民表情,再现了古老中华文明进程中独有的民族仪式,寄托着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发源地的眷恋。《中国村落·忙闲》展现了“三月三”上巳节的民间庆祝活动,广西平乐榕津古镇水边饮宴、郊外游春;浙江建德新叶村,鞭炮鼓乐齐鸣、集体绕村游行,以声势浩大的仪式营造节日氛围,村民们依次祭拜当地“三圣”,既是纪念先祖,也充满对当下生活的美好向往。观众透过镜头呈现的传统村落的民俗、民情、民风,也能感受到影像背后中华民族的悠久记忆和浓郁乡愁。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延续数千年从未断裂的古文明,乡村成为延续民族文化符码的重要载体,也成为新时代乡村题材纪录片影像表述的重点。乡愁不仅是对乡亲乡情的怀念,也是对家乡文化价值的认同,是一种由衷的文化自信。《记住乡愁》在展示每一个小镇的时候,都特别重视挖掘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人们祖祖辈辈信守的道义,一代代传承的美德精神,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乡独特的文化品格深深植入游子们的血液深处,纪录片熟悉的影像既能唤起人们对故乡的思恋,也会激励观众坚守文化自信,努力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注释:

- ①毕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乡村建设》,《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 ②曹英、程曼诗:《观念树立、政策红利与符号建构——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三个重要逻辑》,《国家治理》2016年第2期。
- ③[美]希拉·柯伦·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孙红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3页。
- ④[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 ⑤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作者张宗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高美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18级博士生

